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暖！手机信号通到“天那边”

■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

“妈妈，我们这里有网了，以后休息时间可以用手机打电话，还能视频通话呢！”

初冬的午后，南疆军区某边防团支普齐中队官兵高兴地拿着手机，与千里之外家乡的亲人视频通话。这一天，那冰天雪地中的支普齐哨所，结束了多年不通手机信号的历史。

支普齐，藏语意为“在那遥远的地方”。从首都北京到支普齐的行程约6700余公里，这里是全中国距离首都北京最远的哨所。支普齐海拔4300多米，每年封山期长达8个月，每到冬季，这里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雪海孤岛”。

支普齐常年不通信号，方圆百里杳无人烟，陪伴官兵的只有凛冽的寒风和无尽的孤寂。部队日常通讯仅靠一部固定电话，由于驻地环境复杂，因泥石流、塌方等造成的光缆线路断时有发生。尤其在大雪封山期，线路维修异常艰难。

“不能让远在‘天那边’的支普齐，继续‘与世隔绝’。”军分区党委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今年初开山后，阿里军分区携西藏阿里地区移动通信公司人员赶赴支普齐勘察。经过实地了解，由于路途遥远、路况较差、海拔太高、气候恶劣等原因，移动公司人员认为，想短时间内完成信号塔建设无比艰难。

“不能让支普齐官兵再等下去。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年内，让手机信号覆盖支普齐！”这是阿里军分区和所属边防团党委的共同目标。

经过反复磋商，他们进一步拓展思路，在确保保密安全的情况下传递信号。今年6月，信号塔建材开始运往支普齐方向。9月20日，手机信号正式覆盖支普齐。后经反复调试，至11月初，信号已基本稳定。又一个冬夜，支普齐官兵聚在一起与家人“热线”通话的情景，温暖了高山雪原，更温暖了守防兵心。

乐！偏远兵站用上长明电

■本报记者 李蕾

“长明电通了，真高兴！”

秋末之时，随着营区正式合闸送电，新疆军区某旅某连队官兵，终于告别“用电难”历史。该兵站四级军士长、勤务班班长王刚一脸兴奋地说：“上级为兵站接通了长明电，我们几十年来的期盼终于实现了。”

那罗兵站位于海拔4600多米的阿里高原，是新藏线上最偏远的兵站。驻地自然环境恶劣、社会依托条件差，该站自建站以来一直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勉强维持着日常所需。

2017年上级配发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也始终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兵站用电难题。有限的电力供应，对于兵站日常工作生活始终是瓶颈，制约着兵站保障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官兵之盼，当务之急。新疆军区保障部某直属保障大队下决心解决兵站官兵用电难题，利用西藏阿里电力联网工程开工之际，与兵站驻地供电部门签订军地联合保障协议，将那罗兵站纳入地方电力线路建设范围，成功为高原兵站接入长明电。从此，那罗兵站告别用电“饥荒”。

据悉，他们还对接站现有老旧用电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同时协调供电部门对兵站用电设备进行系统培训，进一步提升用电效率。

走进该兵站文化活动室，站长徐富强介绍，过去，上级为兵站配发了液晶电视、电脑、点歌机等设备，但受电力不足影响，利用率较低；制氧机、净水器等大功率电器，更是只能闲置一边。

“有了长明电，官兵可以随时吸上氧、喝上放心水、洗上热水澡，昔日梦想不再是梦。”聊起长明电给边防官兵带来的喜人变化，站长徐富强的脸上笑开了花。记者了解到，接通市电后，这个兵站可全天候为过往部队及中转官兵，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上图：几周前，支普齐哨所上等兵李新林高兴地爬上营区附近山坡，拨通视频电话，向女友告知喜讯。

冯永刚摄

边关长镜头·从未出过海的海军要“远航”

说起海军，你会想到什么？是目光坚定、纵横四海的从容不迫；还是劈波斩浪、走向深蓝的壮美航迹？有这样一群海军老兵，他们日夜与海相伴却从未出过海，身穿浪花白却从未驭舰远航。驻守在大山岛礁，他们用智慧为远方的战舰护航。挤在狭小的方舱，他们用电波引导战鹰翱翔海天。当海军这么久，到了说再见的时刻。这一天，老兵们万般不舍，却

像第一次穿上军装般开心——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圆梦蓝色航程活动，邀请来自一线保障岗位和偏远艰苦地区的“老机务”“老山沟”“老观通”登上战舰，向着更远的深海解缆启航。海明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老兵们说，海水五彩斑斓，守着这片海、看到这片海，人生再没有遗憾。

——编者



当海军10950天，老兵第一次登上军舰

■本报特约记者 周演成 通讯员 范贤明

◆爱之深，梦之切

11月10日，驻守担杆岛的海军某观通雷达站一级军士长刘达勇收到了一份邀请函：他将跟随查干湖舰出海参加远航训练，来一次“圆梦蓝色航程”。

当日，像刘达勇一样，19名坚守一线保障岗位和偏远艰苦地区的“老观通”“老机务”“老山沟”，都收到了这样一份邀请函。

这19名老兵，大多都已入伍22年以上。再过几天，就是刘达勇和吴清杰、徐朝旭穿上军装整整30年、10950天的日子。在即将脱下军装的告别时刻，他们收获了这份特殊的离别纪念，老兵们惊喜又感动。

11月12日，刘达勇即将启程前往湛江某军港。一大早，观通站的战友们整齐列队，为他们的“老班长”刘达勇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

观通站几十个兵，每人为他录制了一段“离别寄语”。紧握着战友的手，在岛上守了30年的刘达勇哭得稀里哗啦。担杆岛和家乡重庆相隔千里，这里却是刘达勇的另一个“家”。

守岛30年，这里有他熟悉的装备、相伴8年的“无言战友”老黄狗“贝贝”，这里的战友比家人还要亲。尽管登上舰艇出海远航，一直是刘达勇的梦想，此刻他却更加留恋这个“家”、这里的“亲人们”。

“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1989年，18岁的刘达勇登上担杆岛。“接兵干部说去南海之滨当兵，我还没见过海呢，跟着他头也不回地来了。”说起当年上岛时的兴奋劲儿，刘达勇的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

初上岛时，岛上生活条件远不比现在，最让刘达勇头疼的是淡水紧缺，生活用水基本靠收集雨水。补给船一个月上岛一次，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家书。但那段日子，他的人生之花绽放得最精彩。

干活勤快、人也聪明，刘达勇被选派到技术岗位。装备出了问题，他跟着师傅学，渐渐成了技术骨干。生活中遇到困难，他就和战友坐在礁石上聊天。

时至今日，他还会把老兵当年对自己说的话，说给年轻战友听：“凡事聊开了，心情就像眼前这片海。心海静而无边，人生万里无云。”当一个人对雷达、对大海，比对家乡还要熟悉、还要亲密，心理上就会开始依赖、离不开了。

坚守的日子里，刘达勇成为丈夫、成为父亲。让他愧疚的是，离家千里，家里的事他想管也管不了。让他感动的是，再难的事，家人都是最后一个让他知道。刘达勇常说，是家人的理解，让他有勇气在担杆岛坚持下去，一守就是30年。

入伍第10年，刘达勇成了所在大单位的技术骨干，上级多次要调他去条件更好的驻地。朋友劝他早点退役，还帮他联系好家乡县政府的工作，他也不是没心动过。

每次面对“去留抉择”的时刻，刘达勇的思路总是“转了一个圈又转回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是岛上的日子宁静而纯粹。”

“当你见过沧海横流，潮起潮落，你也就拥有了一种豁达。”刘达勇的想法很简单，再难的事坚持下去，把这件事做到极致，都会有收获。守岛30年，心情起



伏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去看海，生命的喜怒哀乐就像眼前的风景，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

午饭后，刘达勇将挂满军功章的军装，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行李箱，这位老兵思绪又一次飞回到自己刚穿上军装的那一天。

“那一天，好像就在昨天似的，30年过得太快了……”刘达勇说。

◆“你是地地道道的真海军”

同为一级军士长，吴清杰的“职业”是“钻飞机”。

11月16日，查干湖舰解缆启航，站在甲板上，吴清杰望着天空划过的战鹰，直到它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他幽默地说：“要不是干了海军航空兵机务兵，天天在狭小的机舱里钻来钻去，我肯定每天多吃几碗饭，让自己长得更壮些。”

有人说，机务兵的工作是枯燥的，不见碧海、蓝天，只与扳手、铆钉相伴。与刘达勇的性格截然不同，吴清杰没说几句话就“抖起了包袱”，开起了玩笑，让人难以想象他坚守的岗位到底有多单调。

日出前而作，日落后不息。伴着每次战鹰翱翔海天，吴清杰30年的军旅时光，就在这千次次的机务工作上倏然而逝。看似简单枯燥，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为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险情，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工作的性质‘雕琢’了我们严谨的性格。做人做事都要‘严丝合缝’，容不得半点差池。”就在启程前一天，吴清杰还在向战友传授从军心得、技术要点。要走了，他说，放不下他的保障的战机。

“每一次在放飞单上签字，都有沉甸甸的感觉。”吴清杰说，他手中摸过成千上万的零件，哪怕只是一颗螺丝，都有千钧分量。曾有人问吴清杰，干机务那么累心，你还坚持啥呢？他的眼睛陡然一

亮，说：“检查飞机，就像吃饭，谁让我就爱这一口呢！”

“我这个人‘强迫症’，一件事不说完三遍，我自己都不放心。”与记者面对面，这位老兵说，他的幽默也是不得已，因为这是缓解紧张情绪的“方法论”。

那天在甲板上，老兵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拍照留念，只有驻守深山的海军某仓库四级军士长王荣亮，独自一人出神地望着海面。

“除了这身军装，我哪里像海军呢？”儿子王健杰小时候，王荣亮经常和小家伙开玩笑说，爸爸是“山顶洞人”。有一年暑假，妻子带着小健杰来山里探亲，刚上小学的小健杰临睡前，一脸认真地对他：“爸爸，我现在知道了，你不是‘假海军’，你是地地道道的真海军！你守护着军舰的‘心脏’‘铠甲’……你们保护着军舰。”

这句话，王荣亮记了许久，也感动了许多。

王荣亮的手机里，珍藏着一张儿子用手机帮他“P”的照片。那是王荣亮和“大海”的合影。“水兵爱大海，这张照片上的我老帅了！”王荣亮灿烂地笑着，他身后的大海，蓝得透亮炫目。

舰艇启航前，王荣亮在甲板上站了许久，一直舍不得离开。他的手机里，一下多了好几兆兆的“自拍”。他说：“我得赶紧发给健杰，他得多高兴啊！”

◆还没脱下军装，已经开始想念

次日清晨，查干湖舰警铃乍响，“舰艇官兵”们从战斗警报声中醒来。

查干湖舰航行海上，舰上的训练生活与以往没有不同。19名老兵被安排到舰上各个专业班组，零距离体验舰艇官兵的工作生活。由于对舱室通道还不熟悉，四级军士长从桶冲到驾驶室时，官兵们已经各就各位。

90后操舵女兵刘宸熙，口令铿锵有力，操作娴熟迅捷，万吨巨舰在她的操纵下破浪前行。

正午，查干湖舰行驶在广袤的南海海域。已经学了一上午驾驶的从桶，在刘宸熙“手把手”的指导下，试着驾驭这艘钢铁巨兽的庞然大物。“能在你手上，海面一望无际，内心紧张却不能有丝毫畏惧……原来驾驭战舰的滋味是这样的。”从桶连连感慨。

午休时，战斗警报声再次响起，四级军士长陈伟跳起来穿戴防护服，曾经在部队穿戴防护服比武屡拿名次的他，这次没能比得过舰上的小伙子们。“倒不是动作比他们慢，只是海上不比陆上，任务情况都得重新适应。”他说。

陈伟不服输，却也不得不为艇上官兵点赞，“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水域，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虽然岗位不同，坚守的职责不同，但紧张的战斗意识，哪里都一样。”

“直升机起降部署！”听到警报声后，吴清杰连忙赶到起降平台，随航空一架架稳稳起飞，消失在茫茫夜空中……星空下，这幅战鹰腾跃海天的画卷，吴清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在起降平台信号灯引导下，年轻的飞行员们将战鹰停在晃动的甲板上，战鹰一架架稳稳起飞，消失在茫茫夜空中……星空下，这幅战鹰腾跃海天的画卷，吴清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夜幕低垂，浪涛卷着月光涌上船舷。在机舱室中，老兵马春阳正随电工班一起进行夜间设备巡查。作为电气技师，马春阳决心当好舰艇上的“电工”。

多年前，马春阳刚到海军某部当兵，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分到陆勤部队，更不情愿当个“电工”。马春阳中学时候成绩不错，如果不是高考“败北”，他也许已经到了哪个公司赚大钱。

后来马春阳当了班长、带了“徒弟”，他的直性子经常得罪人。上舰这几天，上等兵王睿一直跟着马班长检修装备，小伙子笑着说：“真幸运，我没挨过马班长骂。”说完，他调皮地吐了吐舌头。马春阳说，这些年总有“涉世未深”的新战士被他骂哭，而有些战友骂着骂

着却成了一辈子的哥们儿。窗外，无垠月光洒满海面，马春阳低头不语。他说他特别担心，担心自己还没脱下军装，就已经开始想念战友了。

◆海军老兵的人生哲理

出海最后一天，老兵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瓶来自祖国南海的海水。

“海水的滋味，不只是咸的。”端起装满海水的小瓶子，老兵刘向明轻抿一口，奇特的味道刺激着味蕾，瞬间在他脑海翻腾，他试着描述这种滋味……“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画的不是皮，画的是骨。当你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你已经很难用一个形容词、一个感叹词来描述这难岁月。”刘向明望着大海，眼神柔和而晶亮。

有些滋味，会随着岁月、心情的更迭而失真，但澎湃的激情热血、坚守的信念和拼搏的毅力，会勾勒出人生的另一种特殊轮廓——那种滋味令人何时咀嚼，何时都有回甘。

阳光洒在海面上，反射出粼粼金光。老兵们对着湛蓝的海水，在祝福卡片上写下对年轻舰员的心里话。“请记住水兵的责任。”老兵彭晏鹏的寄语，饱含期望。

一位年轻战士问彭老兵：“您回家后想做什么？”彭晏鹏淡淡地说：“快乐地生活。”

“寻找快乐，坚守快乐。安妥地完成人生的坚守，以前守着海，以后守着家。”彭晏鹏这样解释。这是守护高山海岛的海军老兵的人生哲学。



请更多扫码阅读

版式设计：梁晨

★成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眼中是雪山、高原，他们的世界是缺氧、苍凉，他们的“战友”是无言的军马，他们是第76集团军某旅玉树骑兵连官兵。

连队军马勤务班的8名战士，常年驻守平均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训练执勤，战士们都要骑着军马驰骋原野。上等兵吴士洁1米8的个头，满脸黧黑。见到吴士洁时，他正在牧马，穿着荒漠迷彩大衣，一双满是伤口的手，不禁让人心生怜惜。

“您是西北人吗？”

“我是浙江永嘉人。”吴士洁黧黑

脸上泛起烂漫的笑容。

看着眼前这个“糙”小伙子，谁会相信，他居然来自江南水乡？吴士洁告诉我，巴塘草原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这里紫外线强，常年高寒缺氧，加之风沙大，时间一长，人的肤色就变了。

吴士洁一连没多久就被分到军马勤务班。他与马棚中这些“无言的战友”朝夕相处，和军马“奥迪”的感情尤其深厚。

前两天，“奥迪”因摔伤出现臀部积水。连队的军医告诉他，如果不及时抽取积水，“奥迪”的臀部难免出现溃烂，以后很可能跑不了了……吴士洁急得直掉泪。

“军马有三四岁小孩的智商，它哪能乖乖听军医的话？”那晚，吴士洁和几名战友用绳子绑住“奥迪”的马蹄，将它轻轻放倒，一边安抚它的情绪，一边让军医抽取它臀部的积水。如此重复好

■文明 张晓曦

“真正的骑兵都是摔出来的”

几天，才全部抽完。

再过几天，吴士洁就要脱下军装。他有个遗憾，就是没能把“乘马劈刺”这个骑兵课目练好，他想着趁这最后一段时间，全力以赴。

未来如何，吴士洁不愿想太多。但他说，他会想念草原，想念军马。徐浙斌入伍前就对军营充满向往。去年大学毕业后，他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直招士官。由于专业对口，连队

把他安排在军马勤务班当军马卫生员。初上高原时，徐浙斌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

“开始的那一两个月，每天都头晕眼花、胸闷气短，整夜整夜睡不着。”徐浙斌还没来得及从高原反应中缓过神来，就上了马背。谁知，第一次骑马还没走几步，就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他的右脸颊被蹭掉了一层皮，结了一层厚厚的痂。

“真正的骑兵都是摔出来的！”了解到情况后，连长尼都塔生亲自为他搽药，并鼓励他要敢于挑战自我。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虽然又摔了几次，但徐浙斌的骑术日益提升，他对骑马信心大增：“伤疤是骑兵的勋章，我一定要征服军马，当一名优秀的骑兵！”